

舊約中聖經人物的啟示

（梅瑟與厄里亞所經驗的心靈黑夜）

（出谷紀 32 至 33 章和列王紀上篇 19 章）

林祖明

新約三部對觀福音均有記載耶穌顯聖容的事蹟，「當時梅瑟和厄里亞與顯容中的耶穌談話」（谷 8：2-4；瑪 17：1-3；路 9：28-31）。就在這顯容山上，梅瑟和厄里亞在顯容的耶穌前相遇，表示法律和先知在默西亞身上匯合；按照聖路加福音記載，在顯聖容時，二人與耶穌談論他的去世和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（路 9：31）；並在下山時向門徒展示了受苦受難的奧蹟（瑪 17：9-13），所以這兩位傳奇人物皆與基督受苦僕人的命運緊緊相連，他們是耶穌的預像，二者皆在耶穌基督苦難身上看到發生在自己生命的意義，而顯聖容山最後指向加爾瓦略山的圓滿，聖經對他們二人完成使命時的描述亦很傳奇。

若望福音指出法律書和先知所預言的默西亞，就是那位肋匝納的耶穌（若 1：45）。

經上記載梅瑟與主相遇的是曷勒布/西乃山，稱為「天主的山」，而厄里亞與主相遇亦在曷勒布山，可見就在這曷勒布山，天主與兩人相遇，召喚了二人，藉梅瑟頒布了嚴肅的法律，亦藉厄里亞顯示先知的威信。他們分別在舊約中代表法律和先知，為古經的重要人物，他們肩負重任，在艱難的環境中不但要帶領民眾面對逆境，也要鼓勵民眾忠於盟約，同時面對不被瞭解，被民眾孤立的情況下還要獨力承擔，更要努力保存自己的信德，不至於因別人的冒失而使自己失去方寸，進退失據。

本人希望在這文章中探討他們被召的過程和使命的特點，從聖經記載中，看他們如何藉著履行使命時，如以色列子民般經驗自己人性上的不足和軟弱，質疑天主的旨意，埋怨天主，跌進生命的黑洞，看不到前景和希望；就是同一的天主、在同一的山上，天主如何回應他們的質詢，肯定祂對以色列民那堅定不移的承諾。

天主與梅瑟在曷勒布的山洞相遇

米德楊曠野的荊棘

「過了很久，埃及王死了。那時以色列子民由於勞苦工作，都嘆息哀號：他們因勞役所發出的求救聲，升到天主面前...天主遂顧念了以色列子民，特別垂念他們」(出 2:23-25)。在那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唯一保護者也自顧不下，逃亡他處。過了很久，梅瑟在米德楊也安居樂業，生兒育女，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，按傳統記載四十年前的事蹟已拋於腦後(宗 7:30)，天主遂垂念他們，在天主的山曷勒布，藉著燒不毀的荊棘，把梅瑟那處於安逸的心，喚起他的好奇(出 3:3)，從沉睡的山洞中召喚出來，這「山洞」當然不是真正的山洞，而是他在曠野已成家立室，正在養尊處優，享受天倫之樂。那時他的回答是：「我是誰，竟敢去見法郎，率領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？」(出 3:10)。梅瑟這位拯救者，經過年輕時的挫折，拋棄使命；那裡想要把基業拔起，從頭開始，故此他再三推辭(出 4)。

人要在沉睡中喚醒出來是困難的，要有很大的推動力和決心，而且要配合正面的條件為鼓勵，人才有力站起來，迎向艱難的挑戰；上主亦明白梅瑟的處境，替他解除心中的疑慮，這樣，

他才有勇氣，帶著那支棍杖和妻兒回埃及去了，回到他那在年輕時曾經失敗的地方，面對曾經跌倒的事實，從生命的幽谷走出來，不逃避過去曾經失敗的痛苦事實。

曠野的水泉和鶉鶉

梅瑟初期與法郎週旋時都表現信心十足，尙埃及宣告十個災禍，面對紅海的絕地，把埃及的追兵、法郎的戰車和軍隊沉於海中，對拯救民族的熱忱再次燃燒起來。但當他們進入曠野的時候，缺水缺糧，百姓怨聲載道，特別在瑪撒和默黎巴的地方，梅瑟向上主呼號：「我要怎樣對待這百姓呢？他們幾乎願用石頭砸死我！」（出 17:3）。在戶籍紀更有這樣的記載：「我從那裡拿肉給這百姓吃？因為他們向我哭訴說：給我們肉吃！我獨自不能抱著這百姓，這為我太重。若你願這樣對待我，如果我在你眼中得寵，求你殺了我罷！免得我受這苦楚。」（戶 11:13-15）梅瑟面對著這執拗的百姓已感筋疲力盡，無論如何也不能滿足人民的慾望，自覺無力單獨肩負這擔子，只求一死以脫離這重擔。這是梅瑟的另一個谷底，眼前的失敗使他忘掉了在曷勒布山的燒不毀的荆棘的奇景、宣布十災禍的神采和紅海一役的凱歌。

天主就在人民前大顯奇能，以曠野的水泉舒解他們的饑渴，亦以天上的鶉鶉滿足他們的口腹之慾；上主不是為聽從人民的訴求，而是想藉此鍛鍊梅瑟，讓他的信德經得起考驗，再次記起上主與他同在；使他在迷茫中再次把焦點放回上主身上，不要讓自己因人民搖擺不定，而自身心失去方向，在人民的訴求和怨聲中迷失。他真的想跑回年前米德楊曠野放羊的安逸生活，與世無爭，不用肩負別人的煩惱。就如人民在欣曠野和默黎巴的抱怨：「巴不得我們在埃及國坐在肉鍋旁，有食物吃飽的時候，死在上

主的手中！你們領我到這曠野來，是想叫這全會眾餓死啊！」(出 16:3)「你為什麼從埃及領我們上來？難道要我們，我們的子女和牲畜都渴死嗎？」(出 17:3)；梅瑟也想跑回他的肉鍋旁，回到米德楊牧羊的生活，在平安無爭的洞穴內隱居，不問世事。

曷勒布的磐石縫

梅瑟對上主說：「看，你吩咐了我，叫我引領這百姓，但沒有告訴我，你派誰與我同去。你還說過：我提名選了你，你在我眼中得了寵。如果我真在你眼中得寵，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給我，叫我認識你，好在你眼中得寵。也請記得這民族是你的百姓。」上主回答說：「我必親自去，使你獲得安所。」梅瑟對上主說：「你若不親自去，也別叫我們從這裏上去……梅瑟又說：「求你把你的榮耀顯示給我。」…上主答說：「我的面容你決不能看見，因為人看見了我，就不能再活了。」…上主又說：「看，靠近我有個地方，你可站在那塊磐石上。當我的榮耀經過時，我把你放在**磐石縫**裏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直到我過去。當我縮回我的手時，你將看見我的背後，但我的面容，卻無法看見。」(參閱出 33：12-23)

梅瑟帶領民眾至此，感到孤軍作戰，誰能在他左右，與他並肩作戰，他感到天主也好像離他很遠，所以他向天主提出疑問：誰與他同行？時皆站在十字街頭，不知如何進退，使他懷疑天主是否還重視他，寵愛他；他感到迷茫，對自己失去信心，對天主也失去信心。天主就藉著這機會，把光榮顯示給他，讓他知道他不是單獨負擔起這重任，是天主會親自去，使他獲得安所。天主就在曷勒布的磐石縫間顯示祂自己的榮耀，堅固梅瑟的心志，完成他的使命，以天上的律法，藉著曠野四十年流浪，陶冶以色列子

民，使他們成為天主特殊的產業、司祭的國家、聖潔的國民。帶領他們到達曠野的盡頭和福地的邊緣，但自身卻不能進去；最後，申命紀記載「上主將他葬在摩阿布地…直到今日，沒有人知道埋葬他的地方」（申 34:5-6）。

相傳在同一曷勒布山上，天主亦安慰了那位熾熱如火的先知厄里亞（德 48:1）。

厄里亞與曷勒布

有關厄里亞的背景，舊約聖經交代得很少，只知他是基肋阿得提市貝出身的人，接著就描述他藉永生天主之名向以色列王阿哈布預言了國家的旱災（列上 17:1），因阿哈布比他祖先更甚，行了被上主視為惡的事，因此激怒上主，這就開始了厄里亞傳奇的使命…；宣告旱災後，上主叫他隱居約旦河東的革黎特小河旁，後投靠漆冬匝爾法特的一位寡婦，三年後再會阿哈布，與巴耳假先知比試，怒殺四百五十假先知，旱災結束後退往曷勒布，在山洞被上主召喚，給哈匝耳敷油立為阿蘭王，給耶胡敷油立他為以色列王，給厄里叟敷油立為他為自己的繼承人；最後，藉火旋風馬車被接升天（列下 2:11-12）。

細看厄里亞威猛的一生背後，原來他經歷生命的高峰與低潮，天主藉著這些起跌，訓練這位先知，讓他能成為默西亞前驅的預像，與梅瑟在耶穌顯容時談論默西亞的苦難。

以下的一段是很好的描述：

先知在漆冬匝爾法特

在此不妨簡述曾經發生在他生命中的事蹟；自從他向阿哈布宣布旱災後，就展開了他逃亡的生命，及至再與阿哈布相遇時，阿哈布對他說：「叫以色列遭難的人，不就是你嗎？」(列上 18:17)，可見就在他宣布上主的威能後，他因天主的原故背上的罪名；天主卻命他隱居東方，到了革黎特小河旁，為上主所供養；原本可以再替天主做多點事，藉此可以讓眾人看看天主在他身上的大能，天主卻叫他退回幕後，接受漆東匝爾法特的寡婦供養，堂堂男子漢大先知，現在要淪落要寡婦女流之輩所接濟，顏面無光。

上主在此讓他學習卑微謙虛，磨鍊那激烈如火的性格。雖然落難，他仍然保有對主的信賴，安慰那位寡婦，叫她照吩咐行事；果然，她的油與糧不缺，還復活了她的唯一孩子，而天主卻藉著婦人的口對他說：「現在我知道你是天主的人，上主藉你的口所說的話，確是真理」(列上 17:24)。故此，他又被肯定他是先知的身分，使他重拾信心。

先知從加爾默耳山到曷勒布

繼而厄里亞在面對阿哈布的指控，他理直氣壯的答辯說：「不是我叫以色列遭難，而是你和你的父家，因為你們拋棄了上主的誠命…」(列上 18:18)。

就在加爾默耳山上，真先知與假先知再分高下，殺掉了四百五十個巴耳的先知(列上 18:40)；及後依則貝耳向厄里亞下追殺令，厄里亞却逃命到猶大境內的曠野，在一棵杜松樹下求死說：「上主啊！現在已經夠了！收去我的性命罷！因為我並不如我的祖先好。」(列下 19:4)。最後，他被迫說出心低話：「上主！現在已經夠了！」然後睡著了，他放棄一切甚麼也不理。

天主的威能實在不能否認，靠著天主的能力，無論對手多強，也能戰勝；但另一面，心靈深處的恐懼又是這麼迫人；面對眾人的挑戰時，要經常提醒自己，天主的威能與自己在一起，天主的大能會協助自己穿越困難；事實上他要付出無窮的精力，藉著信德，說服自己要緊信，不要放棄；當面對自身的軟弱乏力，無信自卑時，亦要用極大的勇氣平衡甚至克服那人性的黑暗面；心靈切願，但肉體軟弱，不知要到那時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寧靜。

他真的到了能耐的極限，無力再前行，他要睡覺，要停下來，安息；過去的高高低低，追追逐逐，如同坐過山車，疲於奔命，他不想繼續下去了。讓他死去算了罷，等天主收拾殘局。巨人要倒下了。

但天主要他繼續走下去

天主兩次拍醒他，叫他吃喝，叫他起來，因為要走一段很遠的路…就行了四十天四十夜，到了天主的山曷勒布。(列上 19:8)

他來到那裏，進了一個山洞，在那裏過夜；有上主的話傳於他說：「厄里亞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」厄里亞答說：「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，因為以色列子民背棄了你的盟約，毀壞了你的祭壇，刀斬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了我一個，他們還要奪取我的性命！」

一位曾經顯赫一時，呼風喚雨，起死回生，以一敵百，說話行事具有威能的先知；現在竟害怕被追殺而落荒而逃，成了喪家犬；甚至埋怨天主說：「只剩下了我一個，他們還要奪取我的性命！」這句說話為我有個深層的意思：首先是證明自己的忠誠，人人都轉軀，見利忘義，不守盟約，現在只有我是忠於天主！這可見他有點兒孤芳自賞，自視甚高；高傲的性格使他「高處不勝

寒」，把自己與群眾隔離開去，覺得只剩下自己一個，實在可憐；以致質疑「莫非天主看不見？」他實在對上主有點晦氣，為甚麼天主不幫他？現在只好獨自逃命！這可見大先知亦有他的矛盾，要把不滿發泄出來。

雖然如此，但他仍為天主的原故，懷有熱忱「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，因為以色列子民背棄了你的盟約，毀壞了你的祭壇」；心內記掛天人的盟約，為以民的背信而憂心忡忡，但另一方面為擔心個人安危而憂慮，把恐懼軟弱的一面表露無遺。整個人就被這張力所糾纏，消耗了巨大的能量，找不到立足點，站在十字街頭，只好躲在山洞內逃避抉擇。

在這時刻，上主吩咐他說：「你出來，站在山上，立在上主面前。」(列上 19:11)

天主在此顯現給他，與他同在，堅強他的信德，還賦予他使命，叫他給哈匝耳、耶胡敷油後，更立厄里叟接替他為先知；祂更向厄里亞說：「然而，我要為我自己留下七千人；他們全是從未向巴耳屈過膝，未與巴耳親過嘴的人。」(列上 19:18)

這相對於厄里亞的怨言「只剩下了我一個」；天主讓他知道並沒有剩下他一個忠於盟約的，除了要他明白他並非「孤軍作戰」之外，亦要叫他不要太「自大和高傲」，好像天主獨要靠他行大事；他要謙虛點，若這是天主的事工，天主定會有所安排，而非只靠他的衝勁成事。他有熾熱如火的性格，當然會推動事情的發生；但使之成事的其實是天主(列上 19:15-17)；祂還要立以色列王和厄里亞的繼任人，天主仍然控制大局，祂有自己的計劃，只是血肉之軀，未能看透而已。

在這一役之後，那熾烈的性格為之收斂，在列王紀下編的記載可知一二，及至被火馬車接升天為止，他表現得氣定神閒，讓天主帶領自己的命運，因他明白是誰主宰生命和以色列的國運。

最後，當他與厄里亞漫步時，有天上的旋風把他們分隔，然後他藉那如旋風的火馬車被接升天(列下 2:11)。

結語：從加爾默耳到加爾默耳

厄里亞由加爾默耳經過四十日四十夜的行程到了曷勒布山，上主曾藉梅瑟與以民頒布十誡和立約的地方；現在亦藉著加爾默耳的聖十字若望的心靈黑夜，有關感觀神枯的描述，瞭解梅瑟和厄里亞兩位傳奇人物，他們被天主訓練，經歷「黑夜」的感觀神枯，最後與天主在合路相逢。

張振東神父在《兩種心靈的黑夜》一書的導言描述得好：

聖十字若望以詩歌體文寫出了身靈精修的情形，在其《黑夜》的著作中，講出「神枯」的情形。如其所言；「一位初學者勤行祈禱和修德，神修充滿愉悅和美味。天主關閉門戶，使一切光明變成黑暗，神枯出現了，一切事工令人厭倦，一切感官淹沒在黑夜裡，對一切善工感到無味和苦澀。此神枯該相信是天主准許的考驗，是天主特別愛的訓練。」其實在瑟梅和厄里亞的經歷中，他們不是也有這處境嗎？在經過長期的磨鍊，來自外面的挑戰和阻難，使他們疲於奔命，忘記了使命和目標，但求一死，以望解脫。

聖十字若望又說：「黑夜中人的感官被淨化；靈魂走過黑暗之夜，才能走向靈魂的光明。」在那黑夜中，梅瑟和厄里亞對一切沒有興趣、沒有感覺，甚至沒有記憶，忘記了天主給他們的顯

現和派遣，忘掉了天主與他們同在的愉悅；整個感觀起不了作用，失去幫助他們站起來的作用。

聖十字若望在《黑夜》著作中亦提到靈魂乾枯的情形，如其所言：「靈魂在被動的黑夜內：一、無法在任何事上感到動心，也找不到愉悅，缺乏對上天下地事物的興趣。二、經驗到煉獄般的痛苦，充滿負面的憂心，擔心沒有好好事奉天主，感到退步、乏味。三、不能使用內在的感官（理智、意志和記憶）做默想或推理。」聖十字若望又說：「當靈魂百般無奈，放棄所走的道路，喪失勇氣，因為天主已經領他走另一條路。凡處此境的人，應該求安慰，堅心忍耐，不要憂苦，應信賴天主，祂不會離棄以純樸和正直的心尋求祂的人。」

總括而言，神枯是修道人的起步點，如在黑暗的黑夜中，千萬不要失望，應透過信德之光尋求天主。黑夜的神枯是煉淨與剷除身靈的一切障礙，然後得到天主的光照，使靈魂與天主結合。在顯容山上，在耶穌的天主聖容照耀下，他們的黑夜得到光照；亦可以說因為他們經歷了天主給他們黑夜的煉淨，使他們有能力、有資格與顯容的耶穌相遇，參透基督苦難的奧蹟。